

2014年5月23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72年前的5月23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讲话》发表72周年的当天,贵港市覃塘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来自全区各条文艺战线的120多名代表欢聚一堂,共同谋划覃塘区文学艺术事业发展大计。在这次大会上,我也很荣幸当选为首届覃塘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

覃塘区文联下辖6个协会:作家协会、民间文艺家协会、摄影家协会、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音乐舞蹈家协会。从此,覃塘广大的文艺爱好者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覃塘,是一个充满神奇和希望的地方,这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源远流长。在这片热土上,既有充满民族特色的壮文化和福寿文化,又有洋溢地域色彩的茶文化和荷文化,民俗风情多姿多彩,自然景观美丽如画,人文蕴含丰富厚重,是激发文艺工作者创作灵感的理想之地。我在统筹协调各协会共同发展的同时,着重抓好文学创作这一“重头戏”。

长期以来,覃塘的广大文学爱好者一直渴望拥有一处交流、分享的文艺阵地,因此从2013年5月开始,我就着手酝酿创办一份覃塘自己的文学内刊,但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办刊经费。经过多次向分管领导宣传部长和常务副区长汇报,并与财政部门

我与覃塘文学的情缘

□ 韦寿比(壮族)

沟通,终于争取到了专项办刊经费。有了经费,刊物名称叫什么呢?覃塘种荷采藕,由来已久。每年盛夏,接天莲叶,荷香弥漫,荷花成为覃塘重要的吉祥物,覃塘也被誉为“莲藕之乡”。覃塘文学,恰似清新脱俗的“荷”,芬芳馥郁的“香”是其散发出来的艺术魅力。因此,大家认为刊物以《荷香》为名别具意味,于是刊名就这样确定了下来。

2013年底,自治区文化系统在覃塘有一场文化下乡活动,潘琦、罗殿龙、韦守德等领导在现场挥毫,我有幸陪同。想起《荷香》还没有题字,于是我诚挚邀请自治区老领导潘琦同志题刊名,潘老欣然应允,写下了精妙的“荷香”二字。

2014年5月,由覃塘区文联主办的第一份文学内刊《荷香》创刊号问世,截至目前,《荷香》已出版了12期,一批文学作品依托《荷香》走上地市级以上文学舞台。

覃塘成立作协之前,民间文学作

者不少,如陆乃昇、覃建禄等,各机关单位、学校也有很多文学爱好者,但创作水平参差不齐。多年来,覃塘文学写作人才短缺,涌现出的精品力作不多,在贵港市乃至广西文坛很难占有一席之地。

要振兴覃塘文学,培养人才是关键。覃塘文联成立的前几年,我积极与有关领导沟通汇报,先后调入了韦以富、黄伟宁等有创作潜力的同志充实文联队伍。每年组织文学骨干深入学校、社区开展“文学进校园、进社区”活动,挖掘和培养文学新苗。如2015年开展首届“荷美覃塘”文学征文活动,邀请潘大林、徐强、徐联雄等本地文学名家开展文学讲座5场次;2016年5月在荷美覃塘举办“五一”诗会;2017年7月开展贵港、北流作家走进“荷美覃塘”文学采风创作活动。特别是2020年7月与广西民族报社联合开展广西多民族作家、诗人“走进覃塘感受荷韵”文学创作采风活动,并促成“邕

莱诗会与广西诗歌发展”座谈会在本地召开,在广西乃至全国文坛引起广泛关注。

此外,先后成立了荷美覃塘“邕莱诗会”、叁袋茶、灵龟宝山、壮帽山等一批文学创作基地,为创作采风创造了条件。不少文学爱好者纷纷加入作协,文学创作队伍不断壮大。

有了良好的平台,作协会员创作热情高涨。2015年,我组织贵港市作家协会、覃塘区作家协会共同编著覃塘区首部文化地理读本《荷美覃塘》一书,结束了覃塘没有文艺书籍出版的历史。该书全方位展示了覃塘历史、人文地理、民风民俗、区情特产等,是外界了解覃塘、走进覃塘的窗口。2022年初,覃塘区政协组织编写《魅力覃塘》丛书——《荷之韵》《景之美》《茶之香》,覃塘区作协全程参与了组稿、改稿、审核等环节,该丛书于2022年10月由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对提升覃塘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助推覃塘文化和旅游深度

融合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据统计,覃塘区作协会员共有500多篇(首)文学作品分别在国家级、省级、市级平台发表,有些会员还出版了个人专集。如比较活跃的会员韦宁清,他的散文集《暖阳高照》《荷香满城》分别于2018年、2020年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其散文作品荣获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自治区成立60周年文学创作征集活动散文类优秀奖。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2017年,韦捷、周克索合著的民间文学《马度三绝》正式出版;黄伟宁的散文诗异军突起,在《散文诗世界》等省级刊物发表诗作20多首;韦以富的诗歌、散文、评论多管齐下,有50多篇(首)诗歌、散文在报刊发表,有近100篇时评文章在《广西日报》《贵港日报》发表。值得一提的是壮族网络女作家贾燕平,1989年9月出生的她,至今创作已超千万字,2020年9月被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是覃塘本土出生的第二位“国”字号女作家。

覃塘文学的春天正在到来。我认为,贾燕平、韦宁清、韦以富、黄伟宁等一批本土壮族作家的涌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覃塘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文化事业和覃塘区壮族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衷心祝愿覃塘文学这缕“荷香”,经久不息,越飘越远。

疼痛的诗人

□ 费 城(壮族)

夜里,诗人们又在微信群里聊诗,说到诗人叶赛宁死后,生前爱慕他的恋人在诗人墓前殉情。说到动情处,一位打工诗人顿生感慨:在我死后,所爱的人会不会来到我的墓前驻足?会不会有人在我风雨剥蚀的墓碑上,放一束浅浅的丁香?并告诉路人,这里埋葬着一位诗人!如果时运不济,所爱之人会不会因此记住我写下的一两句诗?因为,诗里有我的声音,有我的感情,甚至有我的血液和精魂。

因此我便时常觉得,诗人的内心世界从来都是矛盾的。因而诗人也时常在自己的文字里哭,哭他们内心的孱弱与无助。

有一天凌晨3点,一位诗人朋友突然给我打来长途电话,告诉我他谈了一个女朋友,两人关系一直处得不错。可是突然有一天,相恋的女孩子神秘失踪了。在女孩不辞而别的日子,他简直急疯了,当他好不容易打听到女孩已经悄悄返回山西老家时,他没有多想,立即搭乘开往山西的火车,一路颠簸,最后终于抵达女孩所在的县城。

然而,女孩的父母死活不同意两人交往,因为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仔,无法给女儿幸福安稳的生活。

女孩父母的话语触碰到了诗人内心的隐痛,凭他当保安的微薄薪资,确实无法给女孩一个安稳的生活。他没有继续争论,而是默默离开了女孩的家。

从女孩家走出来,他漫无边际地游走在异乡午夜的街头。正是这个时候,他给我打来了电话,电话那头,他已经泣不成声。我无法想象,一个年轻男子在午夜街头痛哭流涕的情景,也没有更多言语能够给予他安慰。他告诉我,只想找个没人的地方痛哭一场。

第二天下午,我接到了他发来的短信。他告诉我他已经返回深圳,并对昨夜的失态表示歉意。还告诉我,从明天开始努力赚钱,要把所有的伤痛忘记……

忽然间,我心头涌起一阵莫名的悲凉,物欲社会,爱情为何?不知是他?还是为自己?

后来,我们也偶尔在网络上谈论诗歌。他对文学的虔诚,让我感到汗颜。只是初中毕业的他,没有技术,外出打工多年,依靠出卖体力养活自己,至今依然孑然一身。

在异乡打工的日子,为了排遣内心的寂寞和痛苦,他每天工作之余,都会伏在轰隆作响的机床上写诗,用文字记录内心的语言,这已成为他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他不敢想象,没有文字陪伴的日子,要如何度过那一个个漫长黑夜呢?

在为数不多的几次通话中,我知道他生活的艰难。为了谋求到一份较好的工作,他不得不频频更换工作,甚至更换不同的城市,以寻求一个能站稳脚跟的地方。然而,对于文学的理想,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在他越来越少的诗篇中,依然洋溢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然而,我知道他的痛楚始终埋藏在心底,那种心灵的抽搐时常在深夜,被命运之手悄然攫住,在内心最隐蔽、最柔软的地方。

在我看来,其实很多文人的情感和内心世界也大多比较矛盾,这种矛盾又直接表现在文字里,在他们阴柔的文字表象里,暗藏着许多内心的煎熬。自古以来,诗人多有些病态。因而,文人也非凡人,其中多有奇异之士,而奇异之士,多偏执,多了点锲而不舍的精神。

君不见,那些病得怪怪的树根,却成为根艺的精品;那些长得怪怪的石头,却成了奇石中的珍品!而我们人类,又何尝没有一个共通之处呢?

夜,已经很深。我仿佛听到遥远的地方,有个人在低低地哭,那哭声有划破玻璃的穿透力,像一根针,坠入黑夜的深渊。而那哭声,总是比深夜还深沉。



融水特色有机水稻开镰收割。

龙涛 摄

对小学时光的追忆

□ 黄立宁

金秋九月,又到开学季,让我想起了我读小学时一至三年级的往事。

1969年9月,六岁半的我才开始上学。一至三年级在上林县大丰街一小读,读到四年级时候,转至其他学校。大丰街一小位于被称为“五寸街”的县城内,县城居民以务农为主,很多同学户口在生产队,只有少数同学户口在县银行、县供销社、县建筑队等单位。同学们的家庭条件也各不相同,差距悬殊,条件好的同学上学时有文具盒,条件差的同学衣着破旧,有的只读到一二年级就被家长叫停上学,从此跟随父母打零工挣钱去了。

学校围墙以泥土垒成,校园内有4间简陋的教室和一间由教室隔开做成的教师办公室。校园中央为一片空地,没有水泥地面,没有图书室,没有运动场等设施。上下课由老师用小铁锤敲打一块悬挂在办公室门前的铁块,发出响声为指令。

开学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学校卫生,在老师带领下,完成除草、擦桌子等劳动任务。一天的大扫除完毕,学校才组织各班级发放课本。当时,我的父亲在县医药公司上班,民国时期他曾在中越边境线上的山村当过小学老师,对读书看报有着极大的兴趣,每次领回新课本,他都会认真翻阅,然后拿出旧画报帮我把新书封面包好,并对我说要认真念书,不负光阴之类的话,我总是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以前的教室没有照明灯,光线昏暗,窗户破损,隔音差,条件非常简陋。县民矿站职工食堂与我所在的教室仅一墙之隔,每当快到中餐饭点时,坐在教室里听课,就能听到隔壁食堂师傅挥动锅铲炒菜所发出的声音,并能闻到炒猪肉的芳香,令饥肠辘辘的我垂涎欲滴,听课时常走神。

进入冬天,大明山脚下的县城十分寒冷,缺少御寒

衣物的同学冷得双腿发抖,甚至双腿麻木没有了知觉。有灵机一动的男同学发明了“旺旺小火炉”。这火炉是找一个废弃的铁罐,在其周边凿数个孔,用一根长铁线紧钩铁罐而成。取暖时,把点燃的碎木柴投入其中。火炉在教室里烟火弥漫,发出刺鼻的气味,影响上课,且存在安全隐患,很快,小火炉就被学校禁止使用。

那时候,小学的课程有《语文》《算术》,还有劳动课、体育课、音乐课。语文课是教识字、写字、造句、读课文、背课文等;算术课主要是教数数、背乘法口诀、做加减法试题;音乐课是老师教唱歌,有的老师既当班主任又当全科教师,门门学科都是一人担任。劳动课是在校园里和老师一起植树和管护,有时全校同学也步行到几公里外的莲花山挖矿,出售后用来增加学校收入。

老师们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的老师汉字读音不准,闹出许多啼笑皆非的事情来。王同学是县人武部的子弟,有一次,他把老师教的一篇课文念给一位参谋听,结果被参谋指出两个读音不准的字。

与现在不同的是,那时老师布置作业不多,我们没有太多的学习压力。家长们大多忙于工作,种田种地,也少有时间关心子女的学习。我放学后主要是煮饭,哥哥则是喂猪喂鸡。之后俩人便去河边抬水。我家的水缸容量大,需要反复抬几桶水才能把水缸装满。几十斤重的担子压得肩膀火辣,而这也使我的生活能力得到了锻炼。

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是老师们对待教学都非常敬业负责,好几次我去办公室交作业时,都亲眼看见老师们在办公室里相互学习,虚心请教。正是在老师们以身示范,严格要求之下,我们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为今后的学习生涯奠定了基础。现如今,不少同学陆续走出山村,成为一些行业的精英骨干。